名家推荐

张　凡

“90后”科幻作家段子期是当代文坛具有哲学玄想的科幻诗人，她的小说自带宗教情感和宇宙时空哲思，指涉着《云图》般的缘起性空和时空之殇，形式和精神异常高级。

在这篇小说中，父与子、诗歌与物理、文学与科学、家庭与乡村、相爱与隔阂、淡然与执著、怀念与释然、宏大与精微，多种主题写进这一小说，语言优美而忧伤，文体苍凉而静谧，宛如李白的春夜，光晕照遍桃李的庭园；又如初夏的孤蝉，声嘶力竭到逝水的未来。

儿子的古诗，父亲的钟表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象。无处不在的对仗，从宏观层面，体现着古典和未来的双程、技术与文学的复调、时间和空间的纠缠。从个人命运看，则是情与理、灵魂与心的最终释怀与平静。这是一首科幻时代的诗。

■小　说

初夏以及更深的呼吸

■段子期

段子期

“90后”科幻作者、编剧，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制片系，曾就职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，科幻小说发表于《科幻世界》《科幻立方》《银河边缘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西部》等杂志，代表作《灵魂游舞者》《重庆提喻法》《全息梦》等。

1

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初夏，我刚放暑假，收到他病重的消息。

我在县城当语文老师，工作离家后很少回来，在我十多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以后，我和父亲常以沉默填满时间的缝隙。

车停在路口，一个单薄的人影伫立在太阳下，阳光晒得他直不起腰，汗水浸透胸前，黑白相间的头发被风吹乱，脸庞瘦削，眼神干涸如井。天蓝得像一面镜子，树丛中鸟声稠密，我远远叫了声“爸”。

他上前抓着我：“儿啊，快完成了，我的最后一件作品，做完就可以……”

“可以怎样？让妈妈活过来吗？”

“不是一个道理，我……”

“好了爸，我们走吧。”我轻轻挣开他冰凉的手。

“嗯……”父亲转而低下头，走在前面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仿若一根秒针在大地上倾摇。

微风轻拂，我仿佛听见他身体里时钟滴答的声音。从父亲迷上钟表的那时起，几十年的时光就被框定在那些细密的零件之中，他再没为任何事物付出过热情，包括我的成长。他每天伏案在桌前，研究那些互相咬合的齿轮，猜想宇宙到底是张开还是闭合，这个问题曾令他发狂。他制作过无数个形状各异的钟表，在无数次静止的呼吸中捡拾那些碎片，似乎能将自己散落的灵魂一片片拼凑成形。

每个人生下来都需要对什么东西着迷，才不枉来一趟这无尽亦无解的世界，我上大学时迷上了汉字，在对美的寻索中，懂得了一部分的他。可父亲着迷的却是时间，无人知晓它是张开还是闭合，如同夏日终将散去，我站在桌旁看着他轻轻拨弄齿轮，感到一种不可抵抗的虚无。

回家的路不远，我们复无别话。踏路在熟悉的乡间小道，拂动的花香如同路标，一阵虫鸣在心中泛起，将我带回童年的瞬间，萤火虫、池塘、自行车、野果，悠长的假日和孤单的夜晚，还有对母亲的思念、对父亲身不在场的不解和埋怨。

我们路过那处废弃的基地，它还是那样，静静伫立，无人打扰。我曾听母亲说，几十年前，那是知青们做科学研究的地方，里面偶尔会传出巨响或是发出淡淡的光晕，村里人刚开始害怕，但他们解释说这是正常的实验现象。知青离开后，实验基地因为特殊原因没被拆除，空置很久，渐渐地，村里传出那儿闹鬼的消息，于是再没人敢靠近。父亲倒是不怕，偶尔去捡回一些金属片和零件，在家里继续他的研究。

我在家里待了几天，父亲的肺病有些好转，呼吸稳定的时候，他会在房间继续忙活，里面有三张桌子，被图纸、零件和工具铺满。他从前在镇上开了间钟表店，除了修理手表，还制作毫无用处的“时间仪”，他如此称呼，现在，这些东西依然是他的全部。

我给他递去药，他放下手中物什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小时候啊，常听村里的知青讲科学知识，后来他去世，给了我一个笔记本，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画，我那时看不懂，等看懂一点时已经来不及了，本来想交给你，可你不喜欢……”我只是应承，对他的精密世界毫无兴趣。

深夜起床，听见父亲翻身，梦呓着时间、群星、多维世界和宇宙模型云云。我摇摇头，躺回床上，蝉鸣在屋外起伏，半梦半醒间，儿时记忆如薄雾围拢。父亲喜欢一个人站在田野间，宽松衬衫和长裤将他拢住，他只是看着，看麦子饱满成熟垂下枝叶，看成群的鸽子聚集又飞散，看夜里的星辰如音符般排布……他的铅笔夹在耳后，时不时写写画画，兴许计算着时间的运行，在万物有灵的背后寻找那些看不见的齿轮。他总是一个人。

父亲跟我们相处的时候，心神泰半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好几次，他在饭桌上盯着秋葵的切面或田螺的壳，喃喃道：“宇宙就是这样被精心设计的……”“是啊，快把你的宇宙吃下去吧！”母亲用筷子敲他的碗，笑着说。她总能用天生的幽默乐观消解掉这些隔阂，在她眼中，这世界没有任何谬误。

母亲就像一只小小帆船，生活流向哪里，她就去往哪里。她会在周一早早起床，打开账本用一个早晨清算一个星期，然后塞些零钱给我，叮嘱我要放在衣服内兜。我喜欢陪她去买菜，看着她死命捏紧碎花小钱包的样子，穿梭在菜摊中间，扭头问我想吃什么。她牵我回家，总会在牵牛花旁停下来，从花蕊上掐出一点花粉，抹在我嘴里。有一年我发烧半月不退，她背着我走山路，搭班车去县医院，她眼里满是急切，问路都带着哭腔，我勉力忍受着病苦，眼泪光滑无依，落在母亲背上。我最喜欢在睡前听她讲古人的故事，听曲水流觞的雅宴，听游子临行的乡愁。

母亲常年盘着头发，穿一件花裙子，饱满的圆脸上有一对深深的酒窝。她总是细心为我们安排好一切，站在门口目送我和父亲离开。她爱笑，也从不跟人争吵，每逢节日，都要提着自家的菜和油挨家挨户给乡亲送去，为了父亲的店，她还曾四处找亲戚筹钱，忍受他们如针的目光。四季更迭，她要我学会在施与时悲悯，在索求时自谦。

我长大后为母亲写过不少诗歌和文章，这些未说出口的话语，带我潜入不息时流里的避难所，在时间的两端，母亲刚好都是听众。我多想亲眼看着母亲老去，牵着她的手陪她走过那些山路，如果她有眼泪，也能落在我背上。

每次回到家，对母亲的想念越是强烈，面对父亲就越觉得疏远。所以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故意想和他不一样，我不喜欢那些框定的规律和法则，我所欲寻溯的是那些随性且浪漫的东西，我喜欢的是文字，能工笔描摹浩瀚星海，也能一语照彻人间情爱。世上并无多余的字句，无论诗歌、小说，词语与意象的呼应，人物与情节的嵌合，如同枝叶连理枝叶，行星环绕恒星，我泅泳在那些诠释美的绝美之中，感觉全宇宙尽在我的心和眼。

天微亮，我继续研究我的古诗。不久前，前辈赠我一本古籍拓本，我拿到手后痴迷不已，里面有一首骈体长诗，句与句对仗工整，玄妙极了。如“开琼筵以坐花”的对仗句是“飞羽觞而醉月”，“天地万物逆旅”对“光阴百代过客”云云。但这拓本因年代久远，书页折损，中间损失了许多字句，我执迷于将其填补完整。“佳咏”对“雅怀”，“日星隐耀”对“山岳潜形”，除了平仄，还要考虑工整背后的神韵……这首诗仿佛没有尽头似的，从寄情天地到发问太虚，字汇成词，短句组成长诗，互相交错又对偶。不管是着眼于细微处还是整体，都隐藏着一种神圣的秩序，我着迷般地研究它，如同沉溺在与恋人耳鬓厮磨的欢愉中。

2

照顾了父亲几天，我接到学校通知，要回去一趟。跟父亲说明，他顿了顿，眼神落在虚空：“我看到你那本古书，挺有意思，你看那些对偶句，像不像两个平行的世界？”他低头继续摆弄一只手表：“咳咳……你从小就喜欢古诗词，这么年轻就当了老师，爸爸为你骄傲。”

“嗯，爸……”

父亲把那只手表递给我，和他手上的一模一样，我仔细看，里面并不是普通的12点钟面，而是由两个相互交叉的椭圆面构成。每个椭圆面有4根长短不一的指针和24个数字，而且每一格数字间的距离并不均等。在两个圆的交叉部分，又有极细的零件嵌在下面、细细运转，金属和石英的质地构造凝聚了这件器物的魂，整体看来有种奇异的美感，但每部分暗藏的含义却无从理解，“这是？”

“这个你戴着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作品，快好了，还差一点……下次你回来，我肯定能完成，到时候……咳咳……就不一样了，包括你的诗篇，也会完成的。”

“这个……有关系吗？”我不明白两者之间有何对应，那首古诗，填完它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益处，我只是想，宇宙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一个秘密，解开它的过程不过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。对父亲来说，这个秘密是他的钟表，对作曲家来说是音乐，对画家来说是画作，仅此而已。

“万物之间的联系，超过我们的想象，儿啊，有的时候，一个点通了，所有的都会变得简单。”父亲的手放在我肩膀上，如一团轻轻的云。

印象中，父亲从未单独和我说过这么多话，我也鲜少与他交换我的世界。母亲离开后，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加衾薄，父亲亦失魂了许久，母亲的东西谁都不让动，时常在厨房里、田坝间喃喃着轨迹、量子、秩序云云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把那间房间关上，把我交给乡亲照顾，买了张火车票直奔城里。

那年夏天结束，他带回一箱子物理、数学和哲学书，然后又钻进那个房间。我站在门前，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见里面细碎的声响，以及他沉默如迷的呼吸。我猜房间里另有一个宇宙在持续着日与夜的运行，那里的探险是他一个人的，与我无关。

我工作后有次回家，父亲喝了点酒，跟我说起母亲的身世。她是个外乡的孤儿，被人从河里捡起来带回村里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，受过很多苦，被打过被赶过，还差点被山里的野狗吃掉，最后靠着老天爷的疼惜活了下来。尽管如此，母亲依然乐观善良，从不埋怨，遇见父亲后，她漂泊的人生从此安定下来。她没有别的愿望，只是想知道自己父母是谁，这是她在生命最后都没放下的念想。父亲背过我抹了把眼泪，说他很愧疚，早年到处托人打听，最后还是没能圆她的梦。

之后，我痛哭了一夜，我残缺的诗句有了第一行。

回忆渐远，有些疼痛大概只能在时间深处发出些低伏余响。离家前一晚，夏夜雨水轻轻拍打屋檐，父亲把我唤到床边，眼里满是急切：“我之后又见到过你妈妈，就一次，就一瞬间，在另一个世界……我想要抓住，却不行。现在，还差一点就可以……”

他又提到了母亲，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疾停之伤。片刻，我伸手触摸他的额头，并无异常。他接着说了好些我听不懂的话，他说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都在那个时间仪里，在万物运行的秩序中隐藏着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不同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在那里，我们同时存在着，有着相似或全然不一样的人生，你的此时，在彼时有无数种可能，我的也是，就像镜子里无限反射的投影，那个老知青悄悄告诉过我，有一种时间模型，能够让这些世界全部摊开在我们面前，你相信吗儿子，只需要一台机器，比钟表更精密也更庞大，却和它有同样的原理，就好比抬手看时间一样，能瞬间看见时空的对应和交错。

我只是听着，不说话，眼神悬停在左手的奇怪手表上。如果这些胡言纯属他精神压抑下的臆想，也只能任由他如此。此时，我看着一位充满矛盾却又自洽的衰朽老者，仰趟在乡村的卧榻，花费一生时间打造一把钥匙，在暮年时，站在那扇大门前试探，却迟迟不得入。父亲说完最后一句：“因为宇宙就是这样被精心设计的啊。”

接着，他双眼昏沉，呼吸变得缓慢，安静了一会儿，又梦呓着“雨停了，儿子会回来”“最后一句诗就是开关”“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记得不”……我没太听清，离开他房间，潮热的地气蒸腾上来，皮肤微感黏腻，我轻叹一声，没留下一句话。

吸入的第一口清晨气息有些清凉，我踏上回城的绿皮火车，脑子尽是那些“梁下燕”“清影渺难即”的字句。我绕开雾中风景，渐渐领悟诗人口中的简省，每念诵一句，就仿佛听见他们对我说：“我只说了一句，而你的理解广阔无边。”也许正因为这座避难所的辽远，我从前谈过几次恋爱都以失败告终，不知为何，对我来说，有人在侧，喜欢或不喜欢，孤独感都会更深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宁愿躲进一个纯粹如镜花水月的世界，跟父亲一样，暂不闻问它是镜中的哪个投影。

此刻，对面的轨道也出现了一辆绿皮火车，有节律的轰隆声催人入眠，两辆火车平行地在同一空间交错，竟呈现出一种视觉上的错觉，到底是谁在向前、谁在向后？而手上的诗篇，哪句是开头、哪句是结尾？到底是母亲已走向新生，还是我在走向死亡？无从知晓。

恍惚的梦中，我看见对面车厢一个奇怪的陌生人，梦见母亲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朵牵牛花，梦见她的双手让日子生出日子，让我一天天长大。还梦见那些我对不上来的诗句，低徊愧人子，不敢叹风尘，却入空巢里，啁啾终夜悲，声中如告诉，未尽反哺心。应似园中桃李树，花落随风子在枝……

回城后，我的生活平淡如常，偶尔参加一些诗会，那位前辈很是热情，他知道我在完成那组长诗，发觉凡常的文学积淀不足以令我突破，于是邀请他的数学家、物理学家朋友来参加。我提到这组诗中的很多字句是来自别的诗词、曲、赋、骈文、骚体、格律等等，包含万有，须对仗极工整且完成含义上的闭环，一旦有缺漏的地方，则很可能要全部推翻重来，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字游戏，更像是一组能解开什么谜题的密码。

有人提起分形函数，他说，两行诗句如同数字间的对称关系，中间建立一个同步的符号，这个符号类似乘除或降幂，在诗句中则是平仄跟隐喻；有人提起全息宇宙理论，说一句诗包含着世间所有诗的信息，所以，这首诗没有中心和起始的部分，它的主题涵盖了所有主题，既要精心设计，又要随其律动；还有人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、熵增、统一场等等。

我略有不解，也不多加掩饰：“诗意，岂能如同公式般被机械地定义呢？”

“我的学生都相信原子是一个有电子环绕的小小的核，但我告诉他们，没人知道电子是什么，有学生问我，难道电子不是带电的概率波吗？我回答说，我更喜欢把它设想成一场舞蹈。”物理学家兴奋地说。

“宇宙的美，也许就在于一种秩序，万老师，诗歌通过物与情的互动去传情达意，向外的维度和向内的维度达成统一，在我看来，任何美都没有区别。”数学家淡然地说。

我忽然想起父亲。

那天过后，我试着重新审视手中诗句，它们组成的宇宙到底是张开还是闭合，这个问题令我抓狂。然而现在，我试图去衔住万物之间隐秘的联系，落日与飞花，爱恨与离别，春逝之殇与亡国之痛，一朵蒲公英与一抹燃烧后的灰烬，种种情思与意象的对应，经由精心裁剪后的音韵缓缓呼出。按照美的通用定律，1、3、5、7、9……是一个有规律的数集，而夏、鸣翠柳、返景入深林、独在异乡为异客、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……整体上包含着数集规律的美，而其余种种张开或闭合的美亦由规律演化而出。

3

再次接到父亲的消息是他的悲讯，雨停了，盛夏的月亮升起时，他攒够了自己的一生。我连夜赶回家，绿皮车装载着坏朽的引擎，缓缓驶向他故事的结尾。乡亲说，父亲倒在了那个房间，发现他的时候，右手仍紧握在左手戴着的表上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看着父亲收拾母亲遗物，我扯着他衣角哭喊：“妈妈去哪了……我要妈妈回来……”他默不作声，片刻后也抽泣起来。而现在，他的遗物如同散落一地的叶子，我不知从何拾捡，甚至没有眼泪，机械般地参加所有仪式。夜里，几个乡亲陪我一起守在他棺椁前，我咀嚼着悲哀的分泌物，想到这世上再无一人与我有骨血的联系，那般孤独感如凉风浸入骨髓。

在这当下，我繁复的诗句独剩最后一个词语。

出殡前一天，来了一位村外的陌生人，他的到来就像是打开父亲世界的那把钥匙。他拨开嘈杂的村民，手捧一束菊花献到前方，举止优雅，他看起来30多岁，身穿深色衬衣，脸部棱角分明，眼中独有的澄澈让我想起与父亲见面的那个初夏。他叫易怀涛，是父亲的学生。可我从未听说过父亲还有学生，这样一位气质不凡的精英能从父亲身上学到什么。我问他是何时认识父亲的，他抿了抿嘴唇说，好像很久了。

“您父亲曾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帮助过我，我很感谢他。这次来，除了送他最后一程，我还想亲眼看一看他最后的作品，不知您方不方便……”易怀涛的语气诚恳。

我这才想起父亲口中“只差最后一点就能完成”的那个时间仪，竟有人把它当真。“谢谢您记挂，可我从来都没看见过……您说的那个作品，我不知道它在哪儿……”

出于对他一种本能的信任，我带他回家。他在那个房间里待了许久，细细琢磨那些零件、笔记本以及两只手表，“应该就在这里……”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站在柜子前问我：“可以打开吗？”我点头。不一会儿，他真在里层翻到一个大皮箱，把它抬到桌上。

直觉告诉我，易怀涛是为此而来，这也许是父亲最后的秘密。我的声音微微颤抖：“打开吧。”

金属的摩擦声如有节律的音符，中间折叠的两个金色圆弧伸展开来，有蓝色的电流流窜，我上前两步细看，里面复杂精密的机械令我想起父亲凝神修理钟表的模样。一个柱形装置上下起伏，旁边几个阶梯状的细小部件如多米诺骨牌被一一推动，圆环下部的齿轮张开又嵌合，使整个装置连成一个永不停止的机械造物。我恍然发觉它蕴藏着一种规律之美，一种万物互相呼应的韵律，密密匝匝处有留白，齿轮般的词语被精心铺陈，连接成永动的诗句。美的气象果然是相通的，而这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父亲之手。我看向他：“这是？”

易怀涛捂着嘴：“小心呼吸，微弱的气流都可能影响它的运行。”他稍退后，把那个笔记本递给我：“你父亲可能制造了一把钥匙，能打开另一个世界……”

我看见密集的公式旁还有不少新笔记，是父亲零散写的：紧凑μ子线圈的数据显示质量为125.3 GeV，超环面仪器探测到的质量为126.0 GeV；一种基本粒子都会对应与之相适应的量子场，希格斯玻色子对应的量子场即希格斯场；电磁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不同，因为自发对称性空缺……

易怀涛接着说：“这个装置能制造出希格斯场，铯得以大量增加，电磁脉冲使它内爆，而这能形成一个虫洞，原理是这样，但还需要一些东西。”

我有种坠入梦境的错觉：“他，跟你说过？”

他点点头，拿起父亲的手表：“应该就是这个。”

我抬起手：“那要怎么用？是不是可以打开一个镜像世界，在那里，他们都还活着？”

“这不是普通的手表，更像是驱动两个世界运转的能量源。”他转过身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陷入一种冥想状态，片刻后，他说：“上帝粒子，对，是上帝粒子！你父亲的导师在那个时代参与过政府的秘密实验，实验意外发现了上帝粒子，他悄悄把它留给了你的父亲。还有那本笔记，制造这台机器的说明书，只要有了它们，另一个世界就会被发现。”

我细细思忖他的话，还有父亲往昔的自言自语。一句诗的对仗，亦是世界的另一镜像，此刻，我似乎看到了那组诗篇的无限可能，去国怀乡春江花月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采而佩于兰何伤……只需要最后一个词语，宇宙的奥秘便能揭开！

“能不能……让我再次见到妈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我想带回实验室研究，如果一切都没错，你父亲也许能名垂青史。”

“那不是他要的，他只是想圆梦……”我犹豫片刻，“那你带走吧。”

他收起皮箱，把两个金色圆环收束回去，“谢谢你的信任，我……”

“我爸爸还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他常说，宇宙是被精心设计的。他还说，想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”

我一夜无眠，盈满虫鸣的夏夜安然无恙。

4

易怀涛带着时间仪离开了，我在村里多留了一段时间，去到那个废弃基地，里面有几个早已生锈的大型装置，还有好多布满按键的操作台，灰尘和蛛网将这里的秘密尘封住，我只能靠想象还原当年的声响与光晕。我从老一辈乡亲那儿打听那位知青，他是一位天性浪漫的科学家，但有人说他还有别的身份。我翻遍早年的县志，许多资料已模糊不清，关于他和基地，只剩些只言片语。我试图拼凑出父亲镜像般的人生，他从知青那儿学到了什么？关于秘密实验他了解多少？他制造的时间仪是否也是实验的一部分？他做的一切是为了母亲吗？

探索没有结果，却让我对父亲梦呓般的话语产生深深认同，在时间的两端，我也刚好成了听众。

回到城里，我试着去研究那个陌生领域，在和易怀涛往来的书信中，我了解到爱因斯坦–罗森桥、双缝干涉实验、量子真空涨落云云。我还问过他好多问题：倾倒在过去容器里的那些秒钟，它们怎么样了？我没得到那本古书、父亲也没得到笔记，母亲可以选择父母投生的那个宇宙，南方村落从未出现过不明声响与光晕的那个宇宙，它们怎么样了？DNA没有激发自身生命力的那个宇宙，电子沿其他路径而行，思想、行动与眼下这个宇宙不同的其他宇宙，大爆炸后的几个刹那，在自身质量重压下摇摇欲坠的那个宇宙，意识打破了物质的法令，统一体溃散成所有可能的宇宙，它们怎么样了？

他回复了很多，像在代替父亲作答，最后一行写着：“把你的耳朵贴近时间的海螺”。这令我时常想起那台时间仪，而且感觉身体的一部分越来越像父亲了，甚至一些不喜欢的动作和习惯，掩也掩不住，我忘记的，身体却记忆起来。

夜里，我把那本笔记摆在我的古诗旁，自发对称性空缺，我自言自语着，努力理解我们世界的交集，如同那两个圆环。打开两边的书页，灯光照彻下来，那一刻，我顿觉两者毫无分别，甚至没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分。科学像切分物质一样把时间切分得越来越细，一秒钟有无数个刹那，如同微积分，无限的连续变量中，那个接近零又不等于零的当下，就是两本书的答案，而所有当下相加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

合上书的瞬间，我忽然明白，我们都在竞逐一个不被理解的宇宙，而所有的世界与诗句，只要用心若镜，一切便如是之。

几个月后，易怀涛再次联系我，说要去另一个地方，把时间仪交还给我。我买好票前去赴约，却不见他人，只有机器、父亲的手表和一封信，他说：“万老师，谢谢你，原物归还，这次就不见面了，未来我们还会在夏天相遇，这台机器在你真正需要时打开。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，祝好。”

还有好多我尚未明了之事，如秋风浩荡的慈悲，惟有落叶知其一二，却也无暇停留，只好提着沉甸甸的箱子独自踏上返程路。

火车行进了一夜，我在卧铺上醒来。窗外的景物向后飞驰，晨光熹微时，一缕白光如箭矢般冲向眼睑。就在那一刻，最后那个词语霎时迸现，所有的诗句在我脑中一瞬间成形，如同自动嵌入的最后一粒拼图。我仿佛听到咔哒一声，宇宙的齿轮紧紧咬合，开始有序运转。那首长诗的起势不疾不徐，中间磅礴大气亦含藏极致的情与景，结尾处回甘无穷，又如同另一首诗的起始。整体首尾衔接，起如“色”，合如“空”，起承转合宛如色空对照，又如以太真空归一。

无首无尾，无始无终，万事万物，各从其命，各行其是，玄妙极了。

此刻，我坐在驶向故事结尾的绿皮车上，不由得想起一些人和事：记忆中的母亲，时常和我聊起她幸福的童年，念叨外公外婆的勤俭与慈悲；而父亲，他最喜欢带我一起去山野里冒险，去看鸽群的聚散、麦田的呼吸，工作时，总是把我唤到一旁，跟我讲每个齿轮间的距离都对应着精准刻度的时间；我还想起了一个人，我心爱的恋人，她就像一座灯塔，在路的终点等我归去。

黎明来临，我深深呼吸，吟诵那首万物的诗。